

刘心武文粹

第
3
卷

栖凤楼

刘心武——著

刘心武

译林出版社

栖凤楼

刘心武——著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栖凤楼 / 刘心武著. — 南京: 译林出版社, 2016.1
(刘心武文粹)

ISBN 978-7-5447-5966-3

I. ①栖… II. ①刘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5) 第 271000 号

书 名 栖凤楼
作 者 刘心武
责任编辑 陆元昶
特约编辑 申丹丹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译林出版社
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 1 号 A 楼, 邮编: 210009
电子邮箱 yilin@yilin.com
出版社网址 <http://www.yilin.com>
印 刷 北京京都六环印刷厂
开 本 710×1000 毫米 1/16
印 张 22.75
字 数 288 千字
版 次 2016 年 1 月第 1 版 201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5447-5966-3
定 价 36.00 元

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



1993正当年



总序

这套 26 卷的《刘心武文粹》，是应凤凰壹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之邀，从我历年来的作品中精选出来的。之前我虽然出版过《文集》《文存》，但这套《文粹》却并不是简单地从那两套书里截取出来的，当中收入了《文集》《文存》都来不及收入的最新作品，比如 2015 年 1 月才发表的短篇小说《土茉莉》。

《文粹》收入了我八部长篇小说中的七部。因为《飘窗》和《无尽的长廊》两部篇幅相对比较短，因此合并为一卷。其中有我的“三楼系列”即《钟鼓楼》《四牌楼》《栖凤楼》，我自己最满意的是《四牌楼》。《刘心武续〈红楼梦〉》这部特别的长篇小说，我把它放在关于《红楼梦》研究各卷的最后。我将历年来的中篇小说和短篇小说各选为四卷，再加上一卷儿童文学小说和两卷小小说，这十七卷小说展现出我“小说树”上的累累硕果。我的小说创作基本上还是写实主义的，但在上世纪八十年代，

改革开放，国门大开，原来不熟悉、不知道、没见识过的外国文学理论和作品蜂拥而入，现代主义、后现代主义引起文学创作的借鉴、变革之风，举凡荒诞、魔幻、变形、拼贴、意识流、时空交错、文本颠覆甚至文字游戏都成为一时之胜，我作为文学编辑，对种种文学实验都抱包容的态度，自己也尝试吸收一些现代主义、后现代主义的手法，写些实验性的作品，像小长篇《无尽的长廊》，中篇《戳破》，短篇《贼》《吉日》《袜子上的鲜花》《水锚》《最后金蛇》等，就是这种情势的产物，至于意识流、时空交错等手法，也常见于我那一时期的小说创作中，但总体而言，写实主义，始终还是我最钟情，写起来也最顺手的。短篇小说里，《班主任》固然敝帚自珍，自己最满意的，还是《我爱每一片绿叶》《白牙》等；中篇小说里，《如意》《立体交叉桥》《木变石戒指》《小墩子》《尘与汗》《站冰》等是比较耐读的吧。我的中篇小说里有“北海三部曲”《九龙壁》《五龙亭》《仙人承露盘》，是探索性心理的，其中《仙人承露盘》探索了女同心理；另外有“红楼三钗”系列《秦可卿之死》《贾元春之死》《妙玉之死》。短篇小说里则有“我与明星”系列《歌星和我》《画星和我》《笑星和我》《影星和我》，这展示出我在题材上的多方面尝试。但我写得最多的还是普通人的生活，特别是底层市民、农民工的生存境况和他们的内心世界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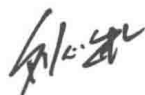
长篇小说里不消说了，像中篇小说《泼妇鸡丁》，短篇小说《护城河边的灰姑娘》，还有小小说中大量的篇什，都是如此。我希望《文粹》中从自己“小说树”上摘取的果实排列起来，能够形成一幅当代的“清明上河图”。

我的写作是“种四棵树”。除了“小说树”，还有“散文随笔树”“《红楼梦》研究树”和“建筑评论树”。《文粹》的第17卷至21卷是“《红楼梦》研究树”的成果。虽然这些文章此前都出过书，但是这次在收进《文粹》时又经过一番修订，吸收了若干善意批评者的合理意见，尽量使自己的立论更加严谨。第22卷《从〈金瓶梅〉说开去》是新编的，其中收入了我研究《金瓶梅》的若干成果，可供参考。这也是我的一本文史类随笔。第23卷收入我两部自己珍爱的散文作品《献给命运的紫罗兰》《私人照相簿》。第24卷《命中相遇》收入的散文，记录的是我生命中难以忘怀的岁月、事件和人物。第25卷《心里难过》则收入的是与自己生命成长相关的散文，其作为卷名的一篇曾经入录为配乐朗诵放到网上，广为流传，也获得不少点赞，我也很高兴自己的文字不仅能以纸制品流传，也能数码化后云存在，从而拥有更多的受众。

第26卷则把我此前由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出版的《我眼中的建筑与环境》，以及由中国建材工业出版社出版的《材质之美》合并在一起，还搜集了那以后散发的

建筑评论。我的建筑评论从建筑美学、城市规划、对具体建筑的评论……一直延伸到建筑材料、施工，以至家居装修装饰等领域，展示出我“建筑评论树”上果实满枝，蔚成大观。

购买这套《文粹》的人士，不仅可以阅读到我“四棵树”上的文字，还可以看到我历年来的画作，以水彩画为主，也有别的品种。春风催花，夏阳暖果，不以秋叶飘落为悲，不以冬雪压枝为苦，在生命四季的轮回中，我感觉自己创造的风帆还在鼓胀，《文粹》只是总结而非终结，祝福自己在命运之河中继续航行，感谢所有善待我的人士！



2015年4月23日 温榆斋

……从我还记得的时候起，我就在这么走，要走到一个地方去，这地方就在前面。

——鲁迅《野草》

目 录

CONTENTS

第一卷	001
第二卷	163
附录 刘心武文学活动大事记	344

第一卷

1

是钉木条的声音。锤头重重敲击铁钉，木窗框和木条同时震动，在楼前的院落里发出沉闷的回响。

那声音使他不由驻足。他望过去，看到五短身材的老霍，正在钉那两扇窗户。老霍身上的背心紧紧箍在他皮肉上，背心已被汗水和灰尘浸污，抡锤的短胳膊因不断进出爆发力而显得额外雄健。老霍快把最后一根木条钉妥了。

他记得很清楚，没有人围观。他也仅仅驻足不到半分钟，便继续往前走——他是路过那里，他要经过那地方，去后院自己的宿舍。

他在离老霍最近时，忍不住下死眼把老霍又望了一下。老霍满脸的皱纹并未抖动，只是上下嘴唇都紧张地前伸，显示出一种虔诚的专注。这面容从此就永远粘在了他的记忆里，甩也甩不掉。

2

进到自己宿舍，关上门后，他是坐在了书桌前，还是靠到了床上？他有很深刻的思维吗？

是的，他有一种不能容忍的情绪。他知道金殿臣出事了。金殿臣被隔离审查。退回1967年，怎样审查一个人，是把他倒吊起来，还是扔进粪坑里，似乎都不算离奇。但是现在美国总统尼克松已经来过，并且像前门大街、王府井大街那些地方，不但街名已经恢复，商店名称也已由一律的“革命化”——如“红旗服装店”“东方红食品店”“立新文化用品商店”——改称了一部分，例

如有的粉饰一新后，叫作“云峰服装店”“金枫食品店”“春香茶叶店”，等等。在这样的大气氛下，虽然各单位里还会有新揪出的牛鬼蛇神，一般来说，似乎都不至于为他们特设监狱了……

然而在他所在的这个小单位，却有老霍的钉窗户，有老霍紧张地伸出的嘴唇，上下一齐伸出，显示出一种奉命的虔诚……

老霍所钉的，是金殿臣所住的那间宿舍的窗户。窗户这么一钉死，宿舍便形同监狱了。其实现在想来，那样地钉上木条——或许不该说是木条，因为都有五厘米以上宽，可以称为木板了吧——如果关在里面的人奋力突破，也还是有可能成功逃逸的。当然，革命委员会派出了男性革命群众，昼夜轮流在金殿臣那间屋门口值班。不过，既然有人看守，即便他金殿臣就是逃出了那间屋子，又怎能顺利逃出整个大院呢？他反正是插翅难飞，又何必派老霍钉他的窗户呢？

他当时推敲到这个逻辑了吗？只模糊记得，他只是腹诽。他的心不能接受这一钉窗户的事实。他并不同情金殿臣。他相信对金殿臣隔离审查必有根据。他知道革命委员会以革命的名义所做出的这一决定，是不可反对的。但他心的深处，虽经革命一次次的洗礼，却固执地不能对“就地监囚”的这种做法认同。他并且不能接受老霍那紧张地伸出双唇的表情。

3

回想这些事，他觉得很吃力。

不是因为事过境迁，难以追索。而是，他面对着一堵墙。这是一堵无形的墙。由现在的群体心理所筑构。筑墙的砖都很坚硬。“回忆这些干什么？”这是一种砖。“早知道了！都回忆烂了！”这又是一种砖。“回忆是不可靠的！任何已经发生过的事都不堪回忆，尤其是企图将其用文字还原，那就仿佛在流沙上建塔，永无成功的可能！”这是更巨大的砖。并且，还有他自己心理上的砖——我为什么要这样地讨人嫌？！

可是他心里搅着那么一团丝麻。总不能不试一试，将它们抽出捋顺。

然而，回忆与想象互相冲突。越认真回忆，便越要排斥想象。想象是艺术的灵魂。回忆弄不好会成为蜡像展览。

于是，他决定，回忆，要忠于已发生过的那些事的原始面貌；但又一定要想象那些原始面貌下勃动激荡的心灵。

4

金殿臣低着头，被看守他的人押着，手里端着饭盒，去食堂打饭。

他记得，金殿臣的整个面貌，整个神态，整个生命，显示出没有丝毫的反抗，他显然不但决不打算突破老霍所钉上的那些木条，更绝无趁看守者晚上打盹，冲出那牢房的意念。

他憬悟，那些老霍所钉的木条，其实只是一种符码，体现着一种无可遁逃的权威。既镇压着金殿臣，也向单位里其他人，比如并没有被揪出来的他，宣示着毋得抗拒。

在食堂里，金殿臣默默地打饭。老霍的老婆是卖饭的，她默默地收过金殿臣递上的饭票，谨慎地往金殿臣的饭盒里舀了一勺丙菜（怕给多了），又往里面搁了两个窝头。金殿臣捧着那饭盒，依然低着头，由另一位吃完饭的看守押回他的宿舍——也是他的监狱。

食堂里的其他人都自己吃自己的饭，或聊他们的天，或竟管自打情骂俏，或吃完饭去水槽那儿洗碗，或用火柴棍剔着牙往外走……所有的人，真的都对金殿臣被隔离，无动于衷吗？

不知道。也许是的——除了那几个必欲置金殿臣于死地的人——没有人关心金殿臣的命运。

现在回想起来，他很惊异，虽然经历了“文化大革命”，特别是急风暴雨的“破四旧”阶段，金殿臣却并未更名改姓。他那姓名，不是十分地封建、反动吗？为什么他竟未改，而外界对他的打击，也并未落到他那该死的姓名上？他记得很清楚，金殿臣被隔离后，很被折腾了一番，也开过批判会，后来更被开除公职、遣送回乡，但并没有人在批判他时扭住他的名字做文章，比如这样说：“……

他的富农老子，给他取这个名字，就是希望他不仅做一个剥削阶级的孝子贤孙，而且，还要他登上封建皇帝的金殿，成为皇帝的大臣，充当维护封建统治、镇压农民的急先锋！金殿臣果然秉承他反动老子的意志，丧心病狂地反党反社会主义，是可忍，孰不可忍？！……”

是的，没有人拿金殿臣的姓名开刀。把他揪出来的人，也对此兴味索然。

金殿臣确实是一个很乏味的人。把他揪出来，往他住的那间宿舍窗户上钉木条，也许倒是无形中抬高了他。他原来在单位里一点不起眼。

金殿臣属于那种虽然进城生活多年，却一望而可称之为“乡下人”的一类。他体态微胖，胳膊很粗，身胚很圆，胸部却是平的；他的鼻子有些酒糟，红得不算严重，几根血丝却很明显。他大学毕业后分配到这个单位，没再调动过。他对现实很满足。出身富农，能上大学，能留在北京工作，这多不易！“文化大革命”的头几年，他随大溜混过来了，本来似乎也还可以就那么混下去，没想到，尼克松都访华了，“反帝茶叶供应站”又都改成“春光茶叶店”了，他却被隔离，就有那单位里的木工老霍，奉命往他住的宿舍窗户上钉木条。

5

金殿臣因“诱奸未成年女子”而被揪出。

为什么不说是“诱奸幼女”，或干脆说他是“强奸幼女”？

显然，刻意将他揪出的人，在定他的罪名上，颇费心思。

被指认是他所诱奸的那个女子，是当时单位里的一个临时工，搞卫生的。说是只有16岁，但那发育得鼓鼓胀胀的模样，望上去实在会以为是个小媳妇了。像那么大的青年人，当时不是都要到农村插队或到边疆当“兵团战士”吗？为什么她却留在城里，当了个临时工？说不清，也不必搞得那么清楚。关键是，她在单位外面犯了事儿，被公安部门抓获，让她写材料交代，她写了好几大篇，在那几大篇里，有几行——也许只有一行——提到了金殿臣，说是金跟她“乱搞”过。这就够了！

于是在金殿臣被隔离审查期间，单位里几乎每天晚上就都搞一次夜审。